

日治時期臺灣竹枝詞的新變及其意義

余育婷

摘要

臺灣竹枝詞源自中國采詩觀風的文學傳統，在清代臺灣便是一個重要主題，直至今治初期開始有所謂「新竹枝詞」出現。臺灣「竹枝詞」與「新竹枝詞」的最大差異，主要在於豔情調笑。當臺灣竹枝詞的內容與風格從「風土」擴展到「豔情」、「遊戲」，甚至成為社交應酬的工具時，意味著日治時期臺灣竹枝詞已產生新變。這份新變，放置在臺灣竹枝詞的發展中，看似莫名所以，但若放置在臺灣香奩體的脈絡下來看，實是時代風潮影響詩歌主題的具體例證。此外，到了1930年，通俗雜誌如《三六九小報》、《風月》、《風月報》刊登的漢詩，依舊可見臺灣竹枝詞。這時的竹枝詞搭配花柳報導，遊戲與豔情的性質更為濃厚，似乎消解了原本「采詩觀風」的政治傳統，但臺灣文人依舊強調詩外別有寄託，遊戲不忘抵抗。至此，臺灣新竹枝詞的遊戲、通俗、娛樂、反諷，莫不是漢詩見證現代性的最佳說明。

關鍵詞：臺灣竹枝詞、香奩體、臺灣古典詩、臺灣小報、現代性

2020/07/06 收稿，2020/11/10 審查通過，2020/11/18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香草美人的召喚：臺灣香奩體的風雅話語與詩歌美學（1816-1945）（108-2410-H-030-061）」之部分成果。初稿曾於2019年11月16日教育部藝術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小學組）、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儒學中心主辦之「儒與藝：樂琴書以消憂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承蒙講評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余筠珺教授細心指正，投稿期間兩位匿名審查人亦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余育婷現職為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aiwan Zhu-Zhi Ci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Yu Yu-ting

Abstract

Taiwanese Zhu-zhi Ci (Bamboo Branch Lyrics) came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collecting folk songs,” and had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of Taiwanese poetry since the Qing Dynasty. “New Zhu-zhi Ci” appeared in early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Zhu-zhi Ci” and “New Zhu-Zhi Ci” was the latter’s tendency toward eroticism and bantering. The transformation in content and style from local customs and practices to eroticism and bantering, even to instruments of social intercourse, signified changes of Taiwanese Zhu-zhi Ci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Zhu-zhi Ci, these changes did not appear to have significance. However, plac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agrant trousseau style, these changes served as concrete evidence of influence by the popular trend during the era. Up until 1930, we can still see Taiwan Zhu-Zhi Ci in popular magazines, such as San Liou Chiou Tabloid, Fong Yueh, and Fong Yueh Tabloid. At the time, Zhu-Zhi Ci was paired with erotic articles, making it more playful, even indelicate. The tradition of “collecting folk songs” seemed to have disappeared, but Taiwanese litterateurs still insisted on poems having implicit meanings, being playable but not neglecting resistance in Zhu-Zhi Ci. By that time, the playful, vulgar, entertaining and ironic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Zhu-Zhi Ci all became the best illustration of poetry serving as testimony of modernity.

Keywords: Taiwan Zhu-Zhi Ci, fragrant trousseau style, Taiwan classical poetry,
Taiwan Tabloid, modern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一、前言

臺灣竹枝詞在清代臺灣古典詩中，是一個與「八景」同樣重要且普遍的主題，源自中國采詩觀風的文學傳統，目的在反映臺灣風土民情。臺灣竹枝詞在清代最早以宦遊文人為主要書寫者，宦遊文人透過竹枝詞紀錄臺灣種種面貌，詩歌內容有「以詩證史」之功，能補方志不足。而其書寫模式——組詩聯詠，詩中有註，隨著書寫者越來越多，更逐漸形成臺灣古典詩的特色。¹臺灣〈竹枝詞〉在清代立下穩固的基礎，後來的許多書寫者，持續關注臺灣的土地氣候、風俗節慶、原住民文化等等，書寫模式十分雷同，多是組詩聯詠、詩中有註，內容也以反映臺灣風土為主。但到了日治初期，開始有所謂「新竹枝詞」出現。

第一位寫下「新竹枝詞」者，是清末臺南著名詩人施士洁（1853-1922）。施士洁的〈臺江新竹枝詞〉三十二首，曾在臺灣竹枝詞的研究上引發不同論調，或視為創新，或視為延續。²仔細說來，前行研究的看法沒有對錯，如果以「臺灣竹枝詞」為主體來看，施士洁的〈臺江新竹枝詞〉三十二首轉寫男女豔事，確實與清代臺灣竹枝詞的風土書寫不同，視為創新並無不

¹ 關於清代臺灣古典詩的特色為何，施懿琳早於1991年便提出四大特色：一、組詩聯詠；二、詩中有註；三、詩前序文；四、長篇詩題；再就清代臺灣竹枝詞而言，翁聖峰最早指出組詩聯詠、詩中有註，並非僅見於臺灣竹枝詞，清代中國竹枝詞也常常能見這樣的書寫模式，此與清代文人「多學而識」的時代風氣，以及描寫邊疆異趣、為他日編修方志所參考有關。之後余育婷從詩歌典律的角度，觀察到臺灣風土書寫的模式確立——組詩聯詠、詩中有註，實則是官方文學對臺灣文人的影響，也是清帝國將漢文化移植到臺灣，對政教風土的重視。參閱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年），頁607-611；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64-70；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新北：稻鄉出版社，2012年），頁66-87。

² 最早是1983年陳香編著《臺灣竹枝詞選集》：「施士洁此三十二首〈臺江新竹枝詞〉，細述勾欄豔事，又屬大膽創格，使竹枝脫離樸質之野，邁向香奩幽徑。」之後1996年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清代竹枝詞大都寫客觀的風土，像施士洁、連雅堂的竹枝詞幾乎都是寫男女在勾欄之間的豔事，……這些是異於當代的竹枝詞而別創新調。」這樣的觀點，基本上與陳香的「大膽創格」說是一致的。到了2003年向麗頻重新探討這組詩，先以「臺江」是指福州，非指臺灣；其次以竹枝詞本為民歌，書寫食色享樂的作品早已有之，從中國竹枝詞的發展來看，不具創新意義，因此反對創新之說。以上參閱陳香：《臺灣竹枝詞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95；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頁29；向麗頻：〈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探析〉，《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4卷（2003年7月），頁204-221。

可。而向麗頻將臺灣竹枝詞放在中國竹枝詞的傳統內探討，那麼反對創新也能理解。不過，若將竹枝詞起源於中國的事實，用以論述臺灣竹枝詞的發展與流變，很容易忽略「臺灣」的主體性，故在此仍將施士洁的〈臺江新竹枝詞〉列入臺灣竹枝詞的範疇討論。

臺灣竹枝詞從清代開始，一直都是以風土為主，很少涉及豔情，及至施士洁的〈臺江新竹枝詞〉才有大膽的旖旎之風。施士洁在這組竹枝詞特別加上了一個「新」字，顯然明白這是一個創新之舉也有意為之。在施士洁之後，日治時期的臺灣竹枝詞除了繼續書寫風土，有的也逐漸雜染上豔情。除了眾所周知的連雅堂〈臺南竹枝詞〉十九首之外，1910年櫟社春會課題〈臺中竹枝詞〉也看得到雜染豔情的情形。櫟社以「臺中竹枝詞」作為詩社課題的題目不足為奇，但在臺灣竹枝詞的風土書寫傳統中，從質樸風土擴展到男女豔情上，確實別創新調。

臺灣竹枝詞從清代開始，原是最質樸、最具在地性特色的主題，當新竹枝詞的內容與風格被「豔情」、「遊戲」滲透，甚至成為社交應酬的工具時，意味著竹枝詞已產生新變。這份新變，放置在臺灣竹枝詞的發展中，看似莫名其妙，但若放置在臺灣香奩體的脈絡下來看，實是時代風潮影響詩歌主題的具體例證。因此本文在前行研究的基礎上，擬從「臺灣竹枝詞」的視角，進一步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新竹枝詞的新變，一方面觀察臺灣竹枝詞到新竹枝詞的演變過程中，如何受香奩體的影響；一方面嘗試探問臺灣新竹枝詞的「新」，應該如何看待，又如何見證漢詩現代性。

二、從臺灣竹枝詞到「新」竹枝詞

從臺灣竹枝詞的發展脈絡來看，清代臺灣竹枝詞重視的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在采詩觀風的傳統下，臺灣竹枝詞往往強調風土民情，有時又兼具諷諭功能。而這樣的采風意識，實則上溯風雅詩教，如同〈詩大序〉所謂：「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³換言之，竹枝詞在清代臺灣與政教之用關係密切，而連章組詩、詩中有註等書寫手法之所以成為臺灣古典詩的特色，最初目的也是為了提

³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於[清]阮元審定，[清]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1，頁13-15。

供清楚的風土解釋，達到「觀風」的作用，反映社會現象。到了日治時期，這樣的觀點仍延續下去，如黃純青（1875-1956）在 1934 年發表的〈談竹枝〉：

我臺山川之美麗，花木之奇異，氣候之溫和，閩粵民族之殊風，生熟番人之異俗，與中原不同。故滿清時代，自中土來官臺灣，都有感觸海外特殊之風土，發為竹枝詞，如雍正中巡臺御史夏之芳〈臺陽百詠〉，其他散見於《社寮集》、《赤嵌集》、《臺灣雜詠》以及府縣廳誌等，不遑枚舉。……總而言之，竹枝者，風詩之遺也。於文藝上確有價值，所謂大眾文學，所謂鄉土文學，尤有特色，吾人確信也。⁴

黃純青認為竹枝詞以風土為主，甚至屬於鄉土文學，儘管他所舉的例子如夏之芳〈臺陽百詠〉沒有直接題為〈竹枝詞〉，但因夏之芳的〈臺灣雜詠百首〉全為七言絕句，全寫臺灣風土民情，故被黃純青視為竹枝詞。由此可見，黃純青應是認為「竹枝詞」等於「風土詩」，特別是用七言絕句寫風土者，都被視為「竹枝詞」。審視黃純青的竹枝詞觀點，所謂「竹枝者，風詩之遺也」，仍延續清代臺灣竹枝詞的采風傳統。臺灣竹枝詞從郁永河寫下〈土蕃竹枝詞〉二十四首、〈臺灣竹枝詞〉十二首，開始了漫長的風土書寫，內容反映臺灣所有面貌，卻很少涉及豔情，直至清末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出現。在此，必須加以說明的是，清代臺灣竹枝詞除了采風之外，當然也有涉及男女之情，然而清代臺灣竹枝詞的男女情愛，多半仍是傾向劉禹錫（772-842）〈竹枝詞并引〉九首之二：「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⁵一類的質樸風格，較少露骨的豔情調笑，與施士洁的新竹枝詞差異甚大。這份差異，也正是臺灣竹枝詞與臺灣新竹枝詞的主要差別。

施士洁的〈臺江新竹枝詞〉三十二首，寫的是福州市的臺江冶遊，地點不是臺灣，之所以被放在臺灣竹枝詞的範圍內探討，主要的原因是作者施士洁乃是清末臺灣代表文人。此外，儘管這組詩的內容並非臺灣生活，但其書寫模式、時代精神乃至詩人情感，都離不開臺灣。正因如此，前行

⁴ 黃純青：〈談竹枝〉，《先發部隊》第1號（1934年7月），頁35。

⁵ 〔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卷27，頁4。

研究提及這組詩時，都將之納入臺灣竹枝詞的範疇看待。⁶要談〈臺江新竹枝詞〉三十二首的創作背景，必須得提 1895 年乙未割臺的往事。在臺灣民主國風流雲散後，施士洁不願受日本殖民統治，舉家離臺內渡，為謀生計往來泉州、廈門、福州等地，及至 1904 年遷居廈門，才過著稍微穩定的生活。從備受禮遇的臺灣進士、海東書院山長，到內渡後一無所有的貧困生活，不免讓施士洁感到世事無常、抑鬱難遣。割臺前的施士洁已是風流才子，割臺後也沒有改變風流多情的個性，縱使生活貧困，依然流連花叢，〈臺江新竹枝詞〉三十二首就是在這段時間寫成。⁷先看第一首：

昌蒲綠酒正耐時，浪迹臺江譜竹枝。一枕神雞游子夢，定情誰
是可人兒。⁸

施士洁尋花問柳之際，起心動念要將臺江冶遊譜成竹枝詞，從題目多了一個「新」字來看，顯見施士洁很清楚臺灣竹枝詞書寫風土的傳統，以及他將男女豔情寫入竹枝詞是有意創新。第三句以「神雞枕」與「游子夢」，表示自己乃異鄉遊子寄情風月。只不過風月場中美人眾多，誰才是那位「定情可人兒」？詩人拋出的問題，為之後的三十一首新竹枝詞拉開了序幕，準備勾勒一幕幕臺江浮世繪。不論是「半襴羅裳著意紅，小開卿莫罵東風」⁹（三十二首之三）的羅裳半開引人遐思，還是「拇戰轟雷鬪酒軍，爭先破敵奏奇勳」¹⁰（三十二首之二十八）的飲酒遊戲，清楚描繪文人、歌妓之間的互動，也讓人一窺當時臺江的風月文化。當然，這組詩在風流豔情外，無可避免的也抒發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

自從白居易邂逅琵琶女寫下〈琵琶行〉後，落魄文人與遲暮美人的同病相憐，一直被延續下來，施士洁也不例外。〈臺江新竹枝詞〉三十二首之九：

⁶ 如前文提及的陳香《臺灣竹枝詞選集》、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向麗頻〈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探析〉等，都將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納入臺灣竹枝詞範圍討論，論述是否為創新之舉。

⁷ 依據向麗頻的考證，這組詩約作於 1907 年，當時施士洁與胡恂如（?-?）父子來往密切，常結伴至臺江青樓尋歡買醉。參閱向麗頻：〈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探析〉，頁 209。

⁸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 32 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14 年），頁 201。

⁹ 同上註。

¹⁰ 同上註，頁 204。

曲中絃語訴喃喃，才上歌場已不凡。綺歲便為商婦感，有人老大濕青衫。¹¹

此詩基調明顯可見〈琵琶行〉的影響痕跡，而「曲中絃語」、「商婦」、「老大濕青衫」等字眼，透過傷懷名妓，凸顯自己也有「江州司馬青衫溼」的淪落天涯之悲。¹²嚴格說來，〈臺江新竹枝詞〉三十二首幾乎都是青樓冶遊的情形，很少述及詩人的內心憂憤，但前行研究成果全部指出施士洁在割臺後的豔情書寫，有逃避現實的心理。¹³由此來看，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三十二首不只反映了清末臺江的風月文化，還投射臺灣文人經歷乙未世變後的抑鬱痛苦。

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公開標示「新」竹枝詞，表示在竹枝詞中書寫豔情為創新之舉。而從這一個「新」字，也能看到他清楚知道臺灣竹枝詞的書寫傳統以風土為主，並不是男女豔情或妓院情事。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不是臺灣竹枝詞書寫豔情的特例，1910年4月23日臺中櫟社庚戌春會課題〈臺中竹枝詞〉，除了傳統的風土書寫外，也開始著力描寫臺中的風月文化，乃至藝旦姿容、體態、服飾等等，明顯雜染豔色趣味。平心而論，以詩歌紀錄青樓妓院未必就是豔情書寫，如清代劉家謀（1814-1853）也寫過關於臺南大西門的青樓妓女：「睥睨東邊列屋居，冶遊只費杖頭儲，那知切里徵郵外，別有催科到女閭。」詩後附註：「大西門內，右旋而北，面城居者，皆狹邪家；肩挑負販之人，百錢即可一度。主者多蔡姓，收淫嫗、逃婢賣之，日斂其賣笑之資；斂資未盈，輒遭苛責。或勒負債家婦女為之，以償所負，尤為不法。」¹⁴說明清代中葉臺南的妓女來源與接客情形。劉家謀雖寫青樓妓女，仍屬反映風土的竹枝詞，原因在於詩中沒有香豔成分與調笑戲謔，而是譴責逼良為娼的不法之事，可知劉家謀關注的是妓女的可憐處境。

¹¹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32冊，頁202。

¹² 〔唐〕白居易著，〔清〕汪立名編：《白香山詩集》第1冊（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卷12，頁10-11

¹³ 參閱余美玲：〈海東進士施士洁的詩情與世情〉，《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期（2001年11月），頁33-54；向麗頻：〈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探析〉，頁204-221；陳淑美：《施士洁及其〈後蘇龔合集〉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專班碩士論文，2007年）。

¹⁴ 劉家謀：〈海音詩〉一百首之四十四，收於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5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04年），頁292。

1910年臺中櫟社春會課題〈臺中竹枝詞〉固然也有傳統風土的詩作，如寫八卦山、檳榔、文旦柚、採茶、迎神等；但描寫青樓妓院、藝旦姿容、男女豔情的詩作大幅增加，且多有戲謔之語，足見與會文人觀看臺中風土的視角已有轉移的跡象。先看南社社長趙鍾麒（1863-1936）〈臺中竹枝詞〉十二首之三、之五：

蓬島瑤姬靚異妝，花街富貴洞迷香。箇郎消受口流窟，等似天臺入婿鄉。

葫蘆墩下送臺車，後押雙枝姊妹花。稱體衣衫紅窄窄，餘香春透出羅紗。¹⁵

「瑞軒」是霧峰林家的一座私人園林，位於臺中火車站附近，交通便利，櫟社常在此舉行詩會。「庚戌春會」在1910年4月23日召開，〈臺中竹枝詞〉則是此次的課題。上引第一首詩的缺字推測為「風」，詩中描述美人盛裝打扮，在花街妓院等待接客，迷香洞就是風流窟。上引第二首著眼在藝旦服飾、姿態，「稱體衣衫紅窄窄，餘香春透出羅紗」的描寫，較之前一首詩，豔色成分更多。

臺灣北部藝旦一向有「飲墨水」的習俗，多半在14、15歲時隨養母南下，培養才藝與交際手腕，而南下的第一站便是臺中。¹⁶陳錫金（1867-1935）〈臺中竹枝詞〉十二首也提到此一現象，如十二首之九：「煙花北部半飄零，爭抱琵琶別地經。膩粉濃脂何處好，來懸豔幟醉西亭。」十二首之十一更說：「新盛橋西是妾家，春風門巷舊琵琶。郎來不用叨叨問，二八儂年正破瓜。」¹⁷可知新盛橋西多煙花場所。而蔡啟運（1855-1911）〈臺中竹枝詞〉十二首同樣描繪臺中風月，試看十二首之四、十二首之九：

翩翩裘馬訪花忙，春日樓中浪舉觴。本地胭脂輸北地，外江歌板滬江妝。

¹⁵ 櫟社庚戌春會課題〈臺中竹枝詞〉，均見於《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電子資料庫，因施懿琳主編紙本《全臺詩》出版時未及收錄，後補錄於國立臺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參見：<http://140.133.9.113/>，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7日。以下所引〈臺中竹枝詞〉皆以《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的資料為主。

¹⁶ 參閱邱旭伶：《臺灣藝姬風華》（臺北：玉山社，2009年），頁65-66。

¹⁷ 陳錫金：〈臺中竹枝詞〉，收於國立臺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參見：http://140.133.9.113/poem_info.html?16957-28307-379*558，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7日。

不妨見異即思遷，貸座敷名千代田。一度春風仙島女，竟身如玉軟於綿。¹⁸

蔡啟運是臺灣擊鉢吟的重要推手，喜歡詩文，且生性風流，現今留存的許多詩都有香奩色彩，因此其〈臺中竹枝詞〉富有豔色趣味並不意外。上引第一首寫的是藝旦唱戲娛客的情形。臺灣藝旦以賣藝為主，在京劇盛行的風氣下，藝旦也會登臺演戲，名曰「藝姐戲」，通常演唱平劇、崑曲，同時為自己累積資本以提高身價。¹⁹第二首是蔡啟運描寫上青樓（貸座敷）的親身經歷，文字露骨，尤其「身如玉軟於綿」一語，充滿香豔，引人遐想。

大抵而言，櫟社的庚戌春會課題〈臺中竹枝詞〉，既延續清代臺灣竹枝詞注重風土民情的采詩觀風傳統，也出現許多刻畫藝旦姿容、反映風月文化的新調。只是，為什麼「豔情」會進入臺灣竹枝詞的脈絡中呢？這個問題牽涉到同光時期興起的擊鉢吟與香奩體。臺灣香奩體自同光以來開始流行，隨著擊鉢吟的熱潮，兩者互為因果的相輔相成，即便到乙未割臺後仍舊盛行，且形成一股香奩風潮。²⁰香奩風潮的社會背景，離不開詩社與藝旦，日治時期臺灣詩社林立，凡詩社舉辦詩會幾乎都能看到藝旦身影，櫟社開詩會亦是如此。席間照例有藝旦吟詩彈琴來助興，趙鍾麒的〈臺中竹枝詞〉十二首之一：「瑞軒軒外柳絲絲，裙屐來時共賦詩。姊妹園游私指語，柳陰陰曲有口窺。」²¹便是寫藝旦參與詩會順便遊賞園林的情形，詩中的缺字，推測可能為「人」。另，鄭鵬雲〈臺中竹枝詞〉六首之四：「評詩以外選花枝，中部名花亦可兒。怪煞翩翩貴公子，偏從北地買胭脂。」²²反映詩會活動中的藝旦除臺中外，還有來自臺北者，且因名花眾多，詩會不只評詩，同時評豔選美。

¹⁸ 蔡啟運：〈臺中竹枝詞〉，收於國立臺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參見：http://140.133.9.113/poem_info.html?10405-16876-367*715，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7日。

¹⁹ 邱旭伶：《臺灣藝姐風華》，頁105-121。

²⁰ 參閱余育婷：〈從擊鉢吟看清代臺灣香奩體的發展——以《詩疇》與《竹梅吟社詩鈔》為例〉，《北市大語文學報》第20期（2019年6月），頁1-16。

²¹ 趙鍾麒：〈臺中竹枝詞〉，收於國立臺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參見：http://140.133.9.113/poem_info.html?11190-18080-614*687，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7日。

²² 鄭鵬雲：〈臺中竹枝詞〉，收於國立臺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參見：http://140.133.9.113/poem_info.html?11791-19080-483*761，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7日。

在香奩風潮下，臺灣文人的詩歌審美觀難免受到影響，竹枝詞雜入豔色趣味也很自然。對此情形，鄭登瀛（1873-1932）〈臺中竹枝詞〉八首之七、之八提供了一點線索，讓我們瞭解日治前期臺灣文人如何看待櫟社的詩會活動與香奩豔情吹向臺灣竹枝詞：

人文星散感滄桑，誰築吟壇鬥句工。何幸斐亭鐘絕後，大開櫟社繼宗風。

欲學劉郎演竹枝，懷人心思入新詩。愛他韓偓香奩體，卻扇吟成絕妙詞。²³

鄭登瀛認為經歷乙未世變後，櫟社的存在有延續斐亭詩鐘的文學意義，十分認同櫟社的詩會活動。同時，詩人坦然表示對於〈臺中竹枝詞〉這一題目，最初有仿效劉禹錫作〈竹枝詞〉的初衷，然而因喜愛韓偓香奩體，難免變成了書寫豔情的絕妙好詞。由此可以看到，竹枝詞雜染豔情，離不開香奩體的影響。臺灣文人愛讀香奩體，於是創作竹枝詞時難免增添豔色趣味，促使臺灣竹枝詞開出「新竹枝詞」的路徑。

除此之外，能夠反映臺灣竹枝詞走向香豔新徑的代表者，還有連橫（1878-1936）。連橫〈臺南竹枝詞〉共十九首，作於1895-1911年間，約18至34歲。〈臺南竹枝詞〉全為七言絕句，每首均作註，詩前有序文交代始末：

詠臺南竹枝者多矣，然皆數十百年之事，與今日風致大相懸殊。雨窗無事，撫景閒吟。其間半雜方言，僕雖略知一二，而疏漏亦多，箇中情景，尤欲質之司空見慣者。²⁴

〈臺南竹枝詞〉詩前有序、詩中有註且全為七言絕句的形式，基本延續了清代臺灣竹枝詞的書寫模式。陳香將連橫的竹枝詞歸入「岔入旖旎香豔的幽徑」，原因在於「從語意的纏綿上加工」。²⁵從內容來看，連橫的〈臺南竹枝詞〉十九首幾乎全寫妓院情事，因連橫認為古今臺南風致早有改變，故重寫竹枝詞以呈顯臺南風貌，而所謂「今日風致」，所指特別著重在臺南城

²³ 鄭登瀛：〈臺中竹枝詞〉，收於國立臺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參見：http://140.133.9.113/poem_info.html?30474-51899-665*751，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7日。

²⁴ 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30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13年），頁111。

²⁵ 陳香：《臺灣竹枝詞選集》，頁282。

西一帶的青樓妓院。嚴格說來，在經過數十百年後，臺南改變的風土民情應該不少，但連橫卻只關注到青樓妓院的變革，顯見目光聚焦所在。進入日治時期後，青樓改名「貸座敷」，連橫將尋歡客與妓女的遊戲方式、藝姍戲的熱鬧非凡、新聞報紙品評妓女、男女共浴的新習俗，乃至日本警察取締未滿 18 歲娼妓違法賣淫等等，一一寫進〈臺南竹枝詞〉中。雖名為「竹枝詞」，卻文字綺麗，語意纏綿，甚至稍嫌露骨，已成典型的香奩體。例如第十首：

湘裙六尺石榴紅，纖嬾腰肢對舞工。偶覺中單花樣露，小開卿
莫罵春風。²⁶

此詩描寫妓女著裙裝跳舞，舞姿曼妙，只不過春風吹來，不小心春光外洩。連橫詩末注云：「女子不著褲，圍有紅裙，深藏不露，即《禮》所謂『中單』也。按《說文》：『褲，脛衣也。』實為今製。《古今注》曰：『褲蓋古之裳，周武王以布為之，曰褶；敬王以繒為之，曰褲，俱不縫口。』縫口之褲，始於漢代也。」²⁷

這樣詳細解釋，甚至引經據典地說明，遵循著清代臺灣竹枝詞的書寫傳統，然而「小開卿莫罵春風」的輕艷調笑，已與清代臺灣竹枝詞的質樸風格不同。再看第十二首：

琵琶偷抱到巫陽，十五羞為夜度娘。白帽無端來刺喙，被他驚
起兩鴛鴦。²⁸

此詩語帶戲謔，文字輕豔，連橫更在註腳說明：「日法：女子年未十八者為藝妓，不得賣淫；其或男女好悅而相親暱者，為警察所知，罰鍰罪之。白帽者，即警察所戴也。」註腳所謂的「藝妓」應當只是美稱，因藝妓以吟唱彈琴為主，不公開接客賣淫，有別於度夜的「藝娼妓」與「娼妓」。²⁹女子的不法行為招來日警取締，反映妓院的另一種真實面，也讓後人瞭解當時法律規定滿 18 歲方可賣淫。同樣的事情，蔡啟運在櫟社春會〈臺中竹枝詞〉十二首之十二也有寫道：「密賣有干違警例，捉將官裡總須防。公園花柳幽深處，

²⁶ 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 30 冊，頁 112。

²⁷ 同上註。

²⁸ 同上註，頁 113。

²⁹ 邱旭伶：《臺灣藝姍風華》，頁 37。

草草鴛鴦夢一場。」³⁰生動道出日本警察在公園捉拿「密賣」交易，尋歡客需得時時提防的心理。由此來看，當時娼妓「密賣」的情形或許不少見。

透過前述，已能看到日治時期臺灣竹枝詞到「新」竹枝詞的轉變。不過，自施士洁之後，「新竹枝」一名也漸被臺灣文人使用，以別於傳統臺灣竹枝詞。如賴和（1894-1943）有〈新竹枝歌〉四首之一：「一齣加冠故事新，揭開假面看來真。登場自是憑繩索，幕後牽抽另有人。」³¹語帶批評。再如許柱珠（1882-1945）有〈戰時體制下花蓮港新竹枝詞皇民化運動〉三首之一：「正廳改善廢金身，安置大麻護四民。宗教翻新無徹底，如何信仰入精神。」³²批評皇民化運動帶來的亂象；又如王開運（1889-1969）〈臺灣新竹枝詞〉十三首寫「日據時代」，³³其二：「國策年來鐵盡收，窗櫺剝落滿街頭。穿窬小盜沾沾喜，揖我開門遜一籌。」³⁴批評戰爭期日本向民間徵收金屬資源。賴和、許柱珠、王開運的「新竹枝詞」，在於以竹枝詞議論時政，尤其針對日本，與傳統臺灣竹枝詞略有不同，因此詩人特別加上「新」字。儘管清代臺灣竹枝詞也有采詩觀風的政教之用，但主要是在反映風土民情，較少直接批評時政。故賴和、許柱珠、王開運等人冠以「新」字在竹枝詞上，或許是為了區別傳統臺灣竹枝詞的緣故。此舉與施士洁特別標明「新」的用意相同，差別只在於賴和等人以「新竹枝」來批評時政，而施士洁以「新竹枝」開香奩之風。

然而，以「新竹枝詞」來批評時政者，數量不多，更常見的仍是遊戲、豔情一類的新竹枝詞。例如《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2月29日刊登的〈新竹枝〉四首，其一：「風俗久聞倡改良，婚姻六禮有成章。小姨送嫁當然事，大舅何來伴晚粧。」其四：「三朝拜罷阿家後，爭看新娘理鬢雲。婚禮果然除舊俗，探房大舅亦奇聞。」³⁵表面上看來是婚禮采風，可是實際閱讀後能

³⁰ 蔡啟運：〈臺中竹枝詞〉，收於國立臺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參見：140.133.9.113/poem_info.html?10405-16884-375*715，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7日。

³¹ 賴和：〈新竹枝歌〉，《臺灣新文學》1卷6號（1936年7月），頁88。

³² 許柱珠：〈戰時體制下花蓮港新竹枝詞皇民化運動〉，收於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51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18年），頁499；《詩報》第186號第19版，1938年10月1日，收於龍文出版社編輯部編：《詩報——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1930-1944）》第16冊（臺北：龍文出版社，2007年），無頁碼。

³³ 此為王開運〈臺灣新竹枝詞〉十三首的自註，收於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52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18年），頁508。

³⁴ 同上註。

³⁵ 〈新竹枝〉，《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24年12月29日。

發現這是描寫娼妓從良的婚禮，詩中充滿戲謔。「探房」是古代檢視新娘貞操的習俗，但娼妓賣身不可能守身如玉，因此最後才有「亦奇聞」的嘲弄之語。此外，這四首〈新竹枝〉是放在「諧著二則」一欄下，另一則是〈新詩經〉，四言詩中不斷重複「齷齪妓女」³⁶一詞，顯見作者是以〈新竹枝〉與〈新詩經〉戲寫妓女出嫁之事。循此，亦突顯「新竹枝詞」的遊戲特質。

基本上，文字風格與關懷面向的差異，使得同樣是關注青樓妓女，但清代臺灣竹枝詞仍是質樸傳統的風土敘事，到了日治時期卻成了別創新調的「新竹枝詞」。更有甚者，日治時期的臺灣竹枝詞不僅染上遊戲、豔情，有時還成為社交應酬的工具。之所以如此，除了前述擊鉢吟的影響外，日治時期交通便利，加之報紙雜誌等印刷品的出版刊行，使得詩人間社交應酬更為普遍，無形中亦促使「竹枝詞」成為社交應酬的工具，這在清代臺灣十分罕見。如楊仲佐（1875-1968）〈春日雲卿女史來訪賦竹枝詞贈之〉十二首，第一首：「卿住稻江江上樓，好風吹下百花洲。百花相對應羞殺，天上嫦娥亦掉頭。」³⁷點出雲卿女史的身分——大稻埕藝旦。藝旦到訪，楊仲佐特別寫「竹枝詞」送給她，讚美她花容月貌、姿態可愛。詩中有詩人的曖昧情意，但最後的轉折卻是「頻年獨宿網溪濱，重得真花養氣神。卻亦憐卿能解語，思量還是守吾真。」³⁸決定繼續獨宿網溪別墅，婉拒了藝旦。這十二首詩的豔情與遊戲鮮明無比，可楊仲佐寫的是「竹枝詞」。凡此種種，可以看到日治時期的臺灣竹枝詞的確已經逸出清代臺灣竹枝詞的傳統，而有「新」的內容與功用——遊戲豔情與社交應酬。這樣的現象，到了1930年代依舊可見，特別是以通俗休閒趣味為主的小報——《三六九小報》、《風月》、《風月報》，同樣反映了竹枝詞的豔情與遊戲，凸顯臺灣竹枝詞的新變。

三、1930年代臺灣小報的竹枝詞

日治時期臺灣竹枝詞的新變，在小報中也有跡可尋。1930年代，比較重要的小報有《三六九小報》、《風月》（後更名《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尤其是1937年4月因戰爭之故，《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廢除後，《風月報》的存在更為重要。³⁹《三六九小報》的主要成員多為府城傳統文

³⁶ 〈新竹枝〉，《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24年12月29日。

³⁷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27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13年），頁475。

³⁸ 楊仲佐：〈春日雲卿女史來訪賦竹枝詞贈之〉十二首之十二，收於同上註，頁476。

³⁹ 1937年《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廢除後，提供發表漢詩的重要刊物，除《風月報》外，

人，發行時間從 1930 年 9 月 9 日至 1935 年 9 月 6 日，與《風月》在時間上略有重疊。《風月》發行時間 1935 年 5 月 9 日至 1936 年 2 月 8 日，由大稻埕傳統文人組成「風月俱樂部」主導。《風月》停刊後，復以《風月報》為名，在 1937 年 7 月 20 日至 1941 年 6 月 15 日發行；之後為呼應國策，先後更名《南方》（1941 年 7 月 1 日至 1944 年 1 月 1 日）、《南方詩集》（1944 年 2 月 25 日至 1944 年 3 月 25 日）。

上述刊物中以《三六九小報》、《風月》、《風月報》等小報的漢詩最富豔色趣味，這固然與小報的發行本意與報導性質相符，但也可以看到文人不以在報上登載豔詩為不名譽之事。如謝雪漁（1871-1953）〈花詞百絕〉全為風花雪月之作，詩前序文自言：「放浪形骸，逍遙詩酒，經四十餘年於茲。所識吳姬越豔，燕瘦環肥，丰姿綽約，膩語纏綿，尚存胸次，如在目前。然而富貴貧賤，壽夭窮通，離合悲歡，死生輾轉，情狀紛紜，心情悱惻。爰搜塵跡，藉誌花緣。」⁴⁰顯見謝雪漁〈花詞百絕〉所記多是親身經歷，每一首花詞就是一位藝旦。前行研究觀察《三六九小報》已留意到「舊詩專欄有以竹枝詞的輯錄來呼應容色、女體的慾望書寫」。⁴¹同樣的情況，在《風月》報系更為清楚，且數量更多。先看《風月》中「花事闌珊」的作者晴雨所言：

夫竹枝雅調，繼遺響於花經。蘭泣清芬，驅逸情於騷客。然而作戲逢場，固無傷乎大雅。看馬走花，亦何害於世風。止渴望梅，假愛返成真愛。充飢畫餅，有情將似無情。花花世界，只宜醉裡狂吟。渺渺情場，只恐床頭金盡。敲紅樓五夜之鐘，警□被十年之夢，弄月吟風，仍是風流才子。評香摘豔，就勞月旦諸公。⁴²

尚有《詩報》。《詩報》為半月刊，發行時間為 1930 年至 1944 年。《詩報》與《風月報》刊登的詩作時有重複。《詩報》刊登的漢詩包羅萬象，記錄了全臺各地詩社活動，而《風月報》屬小報，因搭配通俗文學與藝旦報導，刊登的漢詩數量遠不及《詩報》。此處觀察雖以小報為主，但如有重複刊登於他報者，將於註腳說明。

⁴⁰ 謝雪漁：〈花詞百絕〉，《風月報》第 48 號，第 12 版「詩壇」欄，1937 年 9 月 18 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 2 冊（臺北：南天書局，2001 年），無頁碼。

⁴¹ 參閱毛文芳：〈情慾、瑣屑與談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6 期（2004 年 12 月），頁 182。

⁴² 晴雨：〈花事闌珊（一）〉，《風月》第 18 號，第 4 版，1935 年 8 月 3 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第 1-44 期）》第 1 冊（臺北：南天書局，2001 年），無頁碼。

晴雨特別簡介竹枝詞源於采風傳統，上溯《詩經》，並以「蘭芷清芬，驅逸情於騷客」的香草意象，暗示傳統竹枝詞隱藏的詩騷傳統。但之後隨即將竹枝詞拉往逢場作戲、花花世界，供風流才子吟風弄月、評香摘豔等等，實則強調的已是臺灣「新竹枝詞」的豔色趣味。該欄之後述及作者流連花叢的親身經歷，並介紹一位「美玉校書」，最後附上一詩：「赤埃歸來太瘦身，飄零又是困風塵。棲鴉流水無情地，淚眼相看失意人。」⁴³以七言絕句寫其孤苦飄零，憐惜美玉的身世。由於「花事闌珊」一欄是先論竹枝詞源流，次述品妓心得並介紹一位美人，後贈一首七言絕句，按照這樣的順序，則最後的七言絕句在作者眼中，無異是屬於竹枝詞範疇，能歸入別創新調的「新竹枝詞」。

更有意思的是，晴雨在《風月》〈花事闌珊（一）〉說明竹枝詞的源流與豔情新調後，此後的「花事闌珊」都不再提及竹枝詞的源流與意義範疇，而是直接介紹一位名妓，最後再贈以一首詩，多數是七言絕句，偶見七言律詩。直至《風月》第43號「花國豔影記」一欄，晴雨又重複同樣的論調：「竊維竹枝雅調，繼遺響於葩經。蘭芷清芬，驅逸情於騷客。作戲逢場，固無傷乎大雅。看馬走花，亦何害於世風。止渴望梅，假愛返成真愛。充飢畫餅，有情將似無情。……」⁴⁴前面幾行文字，在《風月》第44號的「花國豔影記」仍然可見：「竊維竹枝雅調，繼遺響於葩經。……」⁴⁵同樣介紹名妓，同樣都有七言絕句收尾。由此來看，晴雨在「花事闌珊」、「花國豔影記」所登載的七言絕句，應該都被作者視為「竹枝詞」。⁴⁶

⁴³ 晴雨：〈花事闌珊（一）〉，無頁碼。

⁴⁴ 晴雨：〈花國豔影記〉，《風月》第43號，第4版，1936年1月19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第1-44期）》第1冊，無頁碼。

⁴⁵ 晴雨：〈花國豔影記〉，《風月》第44號，第4版，1936年2月8日，收於同上註，無頁碼。

⁴⁶ 晴雨應為筆名，其實真身分不知。《風月》的「花事闌珊」一欄共見於第1、2、5、10、14、17、18、21、22、23、25、31、32、33、34、35、36、37、38、39、40、41、42號，雖不是每一號都有，但固定在第4版出現，每次都是介紹名妓並賦以詩歌。不過第1、2、5號的「花事闌珊」作者為林華（號夢梅）；第10、14、17、18、21、22、23、25、32、33、34、35、36、37、38、39、40、41、42號「花事闌珊」作者為晴雨；第31號「花事闌珊」作者為南村生。至於晴雨是否即為林華的筆名，從《風月》第44號第4版中同時見到晴雨的「花國豔影記」與林華的「芳叢小記」，可知兩人不是同一人。到了更名《風月報》後，第45、46號的「花事闌珊」作者為「梅鶴主人」，而第46號林華繼續撰寫「芳叢小記」介紹名妓，但沒有詩歌。「梅鶴主人」與「林華」同時見於第46號，則兩人也

在《風月》(1-44號)停刊,更名《風月報》重新登場後,第45號〈花事闌珊(一)〉的執筆者「梅鶴主人」,也有一段幾乎相同的文字,說明竹枝詞的源流與豔色新徑:「夫竹枝雅調,繼遺響於花經。蘭溢清芬,趨逸情於騷客。然而作戲逢場,故無傷乎大雅。看馬走花,亦何害於世風。且稻江為煙花勝地,風月名區,佳麗傳聲,冶遊特勝。楊柳樓中,環肥燕瘦。咖啡館裡,素口蠻腰。止渴望梅,假愛返成真愛。充飢畫餅,有情將似無情。」⁴⁷這段文字中,添加粗體者皆與晴雨〈花事闌珊(一)〉的文字相同,後面接續的仍是名妓介紹,文末賦以七言絕句。如此看來,這文末的七言絕句,對「梅鶴主人」而言一樣屬於「竹枝詞」範疇,也就是「新竹枝詞」。

類似的情況在《三六九小報》中的「花叢小記」也能看到。「花叢小記」是記述某位妓女的飄零身世,多數情況在文末會賦以七言絕句。賦以七言絕句絕的書寫模式,在早先的《三六九小報》未必都有,要到第14號(1930年10月23日)以後比較普遍,約九成以上的「花叢小記」都有七言絕句在後。不過,在《三六九小報》倒是未見「竹枝雅調」的論點,這樣公開表示將評豔的七言絕句與竹枝詞連結者,要到《風月》才正式出現。⁴⁸

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新竹枝詞雜入豔情的同時,竹枝詞的遊戲性也順勢產生。前文提到楊仲佐曾寫「竹枝詞」贈給藝旦,反映「竹枝詞」文體意義的轉變——竹枝詞不再只是反映風土民情,它可以用來社交應酬以之調笑。這樣的轉變,除了前述「竹枝雅調」的新竹枝詞外,林幼春(1880-1939)在《風月報》上發表的〈黃詩解體竹枝辭〉十一首,將竹枝

不是同一人。那麼,晴雨是否為梅鶴主人,目前證據不足,無法論定。林華在《風月報》第111、112、113、114、115號繼續撰寫「花事闌珊」,名妓介紹後都有詩歌,有時七言絕句,有時七言律詩,之後沒有「花事闌珊」一欄,但仍有其他作者撰寫相關的花柳報導,如吳醉仙:〈北里訪豔記(一)〉,《風月報》第122號,第11版,1941年1月19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6冊,無頁碼。

⁴⁷ 梅鶴主人:〈花事闌珊(一)〉,《風月報》第45號,第15版,1937年7月20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2冊,無頁碼。

⁴⁸ 《風月報》有〈紅樓夢竹枝詞(上)〉,是稻香軒主看到合肥盧平溪〈紅樓夢竹枝詞百首〉甚為喜歡因而刊出。〈紅樓夢竹枝詞〉主要描摹男女情事,許多文字頗為香豔,如「香肩竝倚坐筠牀,軟語嬌羞啐玉郎。任是麝蘭薰透骨,乍如林子洞中香」或「口滴櫻桃一點工,避人調笑唾殘絨。教郎細向唇邊看,新買胭脂紅不紅」可見〈紅樓夢竹枝詞〉與小報遊戲豔情的性質一致,或許這才是獲得青睞的主因,參見《風月報》第105期3月號(下卷),第9、10版,1940年3月15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5冊,無頁碼。

詞作為遊戲與筆戰之用，也是明顯的例子。林幼春讀黃水沛（字春潮，1884-1959）寄贈的〈讀老秋噩夢寄詩〉，割取原本的七言古詩體裁而成七絕竹枝辭十一首。從林幼春詩前序文：「春潮有〈讀老秋噩夢卻寄〉之詩，其體為七言古詩。全篇二十二句，計一百五十四字。今割取其詩，以每二句為一題，成七絕十一首，計字適倍其數，本利相權，可謂不畜矣。」⁴⁹明顯的戲謔調侃，與臺灣風土完全無關。林幼春十一首竹枝辭每首都有註腳，從書寫模式來看，完全符合清代臺灣竹枝詞的書寫特色，顯見林幼春是有意模仿，十一首竹枝辭內容雖非風土、豔情，卻絕對是遊戲之作。

在看這組〈黃詩解體竹枝辭〉十一首之前，得先談這場林幼春與黃水沛的筆戰。黃水沛寫〈夢中吟寄老秋〉七言古詩一首給林幼春，林幼春回以〈噩夢答春潮〉七言古詩一首、〈黃詩摘句新樂府〉樂府十首。之後黃水沛又作〈讀老秋噩夢寄詩〉七言古詩一首、〈讀老秋新樂府以不新不古樂府應之〉樂府十首，引來林幼春〈黃詩解體竹枝辭〉十一首，最後黃水沛以〈黃詩解體竹枝辭題後〉樂府十首結束這場筆戰。⁵⁰兩人在《詩報》與《風月報》上的一來一往，雖多有戲謔，但也見認真。黃水沛的〈夢中吟寄老秋〉，並非尋常之夢，而是「羅浮夢」。據柳宗元（773-819）《龍城錄·趙師雄醉憩梅花下》所載：隋人趙師雄遷居羅浮山，一日因醉在松林酒肆旁休息。見一美人淡妝素服相迎，此時天已昏黑，兩人對飲談笑，不久又有一綠衣童子歌舞助興，趙師雄不知不覺睡去。醒來後，發現自己竟身在大梅花樹下，樹上有一翠羽鳥不停鳴叫，內心不覺悵然。⁵¹黃水沛之詩意在言外，表示人生富貴如夢，不可久恃，應懷民胞物與的精神。林幼春則回以盧生的「黃粱一夢」與趙師雄的「羅浮夢」，同樣都是短促虛幻的富貴春夢，不如莊周夢蝶更富省思。之後論及臺島讀書風氣不盛，「……至今自負漢學

⁴⁹ 《風月報》第84期，第18版「詩壇」欄，1939年4月24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4冊，無頁碼。

⁵⁰ 黃水沛與林幼春的筆戰，先見《詩報》第197-199號，又見《風月報》第82、83、84期，「詩壇」欄。筆戰中尚有林幼春〈戲作息爭吟寄筑客並似春潮〉、〈解嘲吟〉，黃水沛〈息爭吟次韻酬老秋〉、〈解嘲吟次韻再酬老秋〉等詩。當時張純甫（1888-1941）曾試圖調停未果，林獻堂（1881-1956）也曾私下勸林幼春停戰。筆戰結束後不久，林幼春病逝，參見龍文出版社編輯部編：《詩報——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1930-1944）》第17冊，無頁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4冊，無頁碼。

⁵¹ 〔唐〕柳宗元著，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419-3420。

者，試問何人通一經。二十四史束高閣，四部或未知其名。吾嘗念此內自省，無實何必張虛聲。因茲好友讀書子，以自磨礪加晶瑩。……」⁵²真真假假中，似嘲諷似嘆息，批評時人之餘，不忘自我督促。

以下，先看〈黃詩解體竹枝辭〉十一首之十一：

江夏風流見一斑，黃樓況占好溪山。旁人若問吾詩品，祇在林
逋魏野間。(黃詩：「敬謝不敏爭閒吟，我非黃童君詩伯。」)⁵³

林幼春與黃水沛一來一往多首詩後，林幼春以漢代黃香(68-122)讚美黃水沛的詩文風流及其所居「黃樓」之美，並以梅妻鶴子的宋人林逋(967-1028)自比，表達恬淡自潔與不問俗事之心。此詩頗有息戰意味，而黃水沛也回詩自謙：「黃香不可作，草堂隨附託。」⁵⁴似已休戰。但緊接著林幼春又寫〈再作黃詩摘字新竹枝二首〉，其一：「遊戲文章古有之，東方曼倩是吾師。憑君更莫商文價，一字三縑皇甫碑。(黃詩序：『遊戲三昧，本無文化之價值之可言。』)」⁵⁵反駁黃水沛〈讀老秋新樂府以不新不古樂府應之〉所言：「自謂遊戲三昧，本無文藝價值可言。」⁵⁶林幼春以東方朔(西元前154-前93)的詼諧，為遊戲文章的意義辯解，以此暗示其〈黃詩解體竹枝辭〉、〈再作黃詩摘字新竹枝二首〉，乃至早先的〈黃詩摘句新樂府〉等

⁵² 林幼春：〈噩夢答春潮〉，收於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31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14年)，頁573；《詩報》第197號，第10版，1939年3月18日，收於龍文出版社編輯部編：《詩報——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1930-1944)》第17冊，無頁碼；《風月報》第82、83期，第33版「詩壇」欄，1939年3月31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4冊，無頁碼。

⁵³ 《風月報》第84期，第18版「詩壇」欄，1939年4月24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4冊，無頁碼；又見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31冊，頁577。

⁵⁴ 黃水沛：〈黃詩解體竹枝辭題後〉十首之十，見《詩報》第199號，第7版「詩壇」欄，1939年4月17日，收於龍文出版社編輯部編：《詩報——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1930-1944)》第17冊，無頁碼；《風月報》第84號，第18版「詩壇」欄，1939年4月24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4冊，無頁碼。

⁵⁵ 《風月報》第84號，第18版「詩壇」欄，1939年4月24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4冊，無頁碼。

⁵⁶ 《風月報》第82、83期，第35版「詩壇」欄，1939年3月31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4冊；《詩報》第198號第17版，1939年4月1日，收於龍文出版社編輯部編：《詩報——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1930-1944)》第17冊，無頁碼。

詩，都不是尋常遊戲之作，而是遊戲中別有深意。由此，可以看到林幼春作「新竹枝辭」是有意為之，且其遊戲性質濃厚，早已逸出清代臺灣竹枝詞的風土書寫。更重要的是，林幼春明白宣示：所謂無意義、無價值，正好是遊戲詩歌的價值所在。至此，則日治時期臺灣竹枝詞的新變意義又更複雜深遠了。

四、臺灣新竹枝詞的新變意義

日治時期臺灣新竹枝詞的新變，主要在於從原有的風土擴展到遊戲與豔情。首先，就豔情的角度來說，臺灣竹枝詞雜入豔情似乎莫名所以，但若放置在香奩系譜的脈絡下來看，臺灣竹枝詞的新變恰好反映了香奩體的影響。前文提及第一位將臺灣竹枝詞標上「新」竹枝詞的施士洁，其本身就寫香奩體，可謂箇中高手，⁵⁷也是施士洁早先便賦予香奩體「楚騷精神」、「香草美人」，提升香奩體的價值。⁵⁸而後以竹枝詞書寫豔情的還有蔡啟運、趙鍾麒、陳錫金等人，這些詩人也都寫過香奩體，其中蔡啟運和趙鍾麒的整體詩風明顯傾向香奩，陳錫金的〈無題〉更是典型香奩體。至於連橫〈臺南竹枝詞〉十九首的香豔也不是偶一為之，詩集中諸多自述風流過往與贈妓的詩作，也多見豔色趣味。在香奩風潮下，平時喜愛創作香奩體的詩人，自然會多關注藝旦的才貌、瞭解風月場所的盛衰，以之入詩，自然改變了臺灣竹枝詞原有的質樸風土。是以臺灣竹枝詞的新變，離不開香奩體的影響。

其次，從遊戲的角度來看，小報上「竹枝雅調」從《詩經》、《楚辭》轉向花花世界，看似無傷大雅，卻又更確定了臺灣竹枝詞岔出香豔新徑。

⁵⁷ 連橫在《詩薈餘墨》：「少年作詩，多好香奩，稍長便即舍去。施耐公山長有艮津贈阿環七律三十首，滯雨尤雲，憐紅惜綠，置之疑雨集中，幾無以辨。及後自編詩集，棄而不存。然清詞麗句，傳遍句闌，可作曲中佳話。」反映施士洁確實是香奩體好手，名聲遠揚。參閱連橫：《雅堂文集》，《連雅堂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266。

⁵⁸ 如施士洁〈覽古〉：「韓偓集香奩，不必麗以則；孤忠世豈知？所願清君側。」又如〈疊次韻答雁汀韻再答〉：「美人在何許，癡想古夷光。試誦莘田句，吟箋草自香。好色本國風，騷人性不滅。所以屈靈均，字字芷蘭擷。草幽香可憐，香幽不可掇。……」還有〈復女弟子邱韻香書〉：「……他如韓偓『香奩』、徐擒『宮體』，而愛國忠君之念，寄託遙深；其用典尤匪夷所思矣。」上述言論，都是將香奩體與「楚騷精神」、「香草美人」連結。參閱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12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08年），頁5、359；施士洁：《後蘇龔合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376-379。

隨著豔情流入竹枝詞之際，竹枝詞的遊戲性、社交性益發鮮明，而林幼春以「竹枝辭」筆戰黃水沛，使竹枝詞離風土民情越遠。再進一步說，當臺灣竹枝詞從「采詩觀風」擴展到香奩豔情，乃至成為遊戲、社交的文字載體，這一新變意義，其實還暗示著詩歌本質「風雅觀」的轉變——風雅詩教逐漸摻雜遊戲社交。換言之，當以質樸為本色的「臺灣竹枝詞」，開始朝豔情與遊戲的「新竹枝詞」擴展，則原有采詩傳統中內涵的風雅意涵已然逐步消解，轉被豔情、遊戲、社交悄悄滲透。弔詭的是，就在臺灣竹枝詞從「質樸風土」流向「豔色趣味」之際，看似被消解的風雅詩教卻又尾隨而至，似乎未曾消失。正如林幼春所言遊戲中別有深意，並非毫無意義。而林幼春的宣示，與 1930 年代的小報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幸龔（王開運）在《三六九小報》創刊之初，寫下〈釋三六九小報〉：「不言大報，而稱小報，何哉？曰無他。現我臺灣言論界，自三日刊新聞以外，或月刊，或旬刊，或週刊。諸大報社，到處林立，觀其內容，莫不議論堂皇，體裁冠冕。本報側身其間，初舉呱呱墜地之聲，陣容未整，語或不文……特以小標榜，而致力托意乎詼諧語中，諷刺于荒唐言外。」⁵⁹這樣寓諷刺於詼諧的作法，在《風月》報系亦是如此。《風月》第 1 號〈發刊詞〉：「惟夫風之為物也，其氣清；月之為物也，其色明。……一輪自滿，幾見當頭。笑談只可，世事疏慵。取用自如，襟期朗爽。封姨諷喻，素堪齒粲。」⁶⁰清楚說明藉小報的風月娛樂，進行諷喻之實。這樣的特點，從傳統文人的題詩上也能看到，如王少濤（1883-1948）的〈題風月報〉四首：

江上清風山上月，風常朗爽月常圓。悠然對此清心目，興致淋漓寫大千。（其一）

自愛秋毫筆一枝，批風抹月托微詞。關懷都為匡王化，豈論雄文與小詩。（其二）

遊戲文章不可輕，吟風弄月寄深情。長篇短句關家國，不為千秋立世名。（其三）

⁵⁹ 《三六九小報》創刊號（1930年9月），收於三六九小報社編：《三六九小報》（臺北：成文出版社，1991年），頁1。

⁶⁰ 《風月》第1號，第2版，1935年5月9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第1-44期）》第1冊，無頁碼。

等閒風月屬騷人，管領群芳北里春。綵筆繪聲兼繪影，呼之欲出
綺羅身。(其四)⁶¹

王少濤的〈題風月報〉四首，文字十分淺白，每一首都有「風」、「月」二字呼應題目〈題風月報〉。第一首藉清風夜月之美，表達風月中自有大千世界。第二首接續前意，詩人以秋毫枝筆來批風抹月，托微詞寄寓深意，更直言：「關懷都為匡王化，豈論雄文與小詩。」隱含以「小」成「大」之意。第三首開宗明義便說：「遊戲文章不可輕，吟風弄月寄深情。」遊戲之中別有寄託，關乎家國，非為個人，至此，遊戲文章的抵抗之意昭然若揭。最後一首，又回歸到《風月》報本身的特質——通俗娛樂、遊戲豔情。《風月》中的藝旦豔影，評豔文字，乃至香奩詩作，都由傳統文人主導，足見「等閒風月屬騷人」，確實不假。王少濤的〈題風月報〉，清楚說明「小詩」也有「雄文」的壯志豪情。

走筆至此，關於臺灣竹枝詞的新變意義似乎已然清楚，那就是豔情中不忘志節，遊戲裡自有抵抗。可，矛盾的地方也在於此，如果沒有詩人的自我說明，「新竹枝詞」又如何能看見詩歌的言外之意？例如《風月》報裡所刊載的內容，凡是「竹枝雅調」之流多為香奩體，搭配藝旦豔照與評豔文字，完全是娛樂性質，很難看見王少濤所謂「關懷都為匡王化，豈論雄文與小詩」的微言大義。又如略天（黃水沛）的〈寄題風月報〉：「……如何蜂蝶過牆來，一味甘心奎府治。蓮出游泥是耶非，但得知詩妓已稀。護持風雅到勾欄，我願風和月常輝。」⁶²詩中提到的奎府治，是當時著名藝旦，因能詩，所以贏得「詩妓」美名。詩人說：「護持風雅到勾欄」表面上以「風雅」來支撐「風月」，實則「風雅」幾已是「風流」與「遊戲」了。究竟吟風弄月是回歸風雅意在抵抗，還是遊戲豔情徒有風流？這個問題似乎得從 1930 年代詩歌內容與詩歌本身的存在意義來看。

⁶¹ 王少濤〈題風月報〉四首，《風月》第 14 號，第 3 版，「詞林」欄，1935 年 6 月 29 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第 1-44 期）》第 1 冊，無頁碼；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 35 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14 年），頁 419。

⁶² 《風月》第 8 號，第 1 版，1935 年 6 月 6 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第 1-44 期）》第 1 冊，無頁碼。此詩與黃水沛〈寄題風月報〉一詩文字雷同，推測略天應為黃水沛。參閱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 48 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17 年），頁 126。

從內容來說，小詩以風花雪月為主，很難看到言外之意。「竹枝雅調」將香奩體與竹枝詞並置而成「新竹枝詞」，如晴雨給藝旦「烏貓珠」的贈詩：「偶描春影看紅粧，媚眼迷離醉一場。多少王孫歸未得，美人芳草鎖柔腸。」⁶³雖有「美人」、「芳草」的字眼，卻不是香草美人之思，純粹只是描述名妓之美，使許多公子流連忘返。這類竹枝雅調的新竹枝詞，在1937年復刊的《風月報》中依舊能看到。此類詩作內容往往沒有深意，其意義反而得從詩歌本身的存在來看，特別是在1937年4月1日廢除漢文欄之後。前行研究已關注到《三六九小報》的遊戲、情慾、通俗等特質，反映了臺灣1930年代的現代性。⁶⁴日治時期臺灣新竹枝詞的豔情化、遊戲化，乃至小報上那些充滿豔色趣味、看似無價值的漢詩，雖遠離傳統詩教又脫離時事，可是在1937年漢文欄被廢以後的戰爭時期，漢詩存在的本身又代表了漢文化的延續，而延續漢文化，實際已是對當時日本殖民的抵抗，呼應了王少濤「小詩」與「雄文」的辯證意義。這樣的意義，如再以謝尊五（1872-1954）〈祝風月報中興〉為例亦能看出：

江筆詞華豔，篇篇盡陸離。雅風維不墜，文獻考能追。下阪圓機活，中流砥柱支。重興有今日，磐石固鴻基。⁶⁵

此詩刊於1937年9月2日，當時漢文欄早已廢除。謝尊五以「江筆詞華豔」，點出《風月報》富有豔色趣味的特質，又以美玉來形容這些華豔詞章。接著更說「雅風維不墜，文獻考能追」，賦以《風月報》價值與功用，而這其實就是傳統文人一直強調的維護漢文化於不墜。因此謝尊五認為《風月報》實乃中流砥柱，而其詼諧、通俗、豔色等特色更是一種圓通機變。最後的「重興有今日，磐石固鴻基」，清楚說明了《風月報》的意義。事實上，《風月報》的內容很少正經八百的文章，多為風花雪月之作，但臺灣文人卻總是以正面的態度看待，在在反映「小」與「大」之辯。至於林幼春、黃水

⁶³ 《風月》第43號，第4版，〈花國豔影記〉，1936年1月19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第1-44期）》第1冊，無頁碼。

⁶⁴ 毛文芳觀察《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認為小報的情慾、瑣屑與詼諧「是歪打正著地見證了臺灣1930年代的現代性」。參閱毛文芳：〈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頁216。

⁶⁵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25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年），頁547。《風月報》第47號，第16版「詩壇」欄，1937年9月2日，收於〔日〕河原功監修，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編輯：《風月報》第2冊，無頁碼。

沛的「新竹枝辭」，亦當如是觀。林、黃二人的「新竹枝辭」雖然沒有豔情與娛樂，但遊戲性質的文人之爭卻十分鮮明，且同樣在遊戲中呼籲「新竹枝辭」的本身不僅僅是遊戲。如果日治時期臺灣新竹枝詞表面上的豔情、娛樂、遊戲，都不是表面的意義而已，那麼「新竹枝詞」如此矛盾的表現手法，乃至「新竹枝詞」本身無意義的存在，剛好說明了「新竹枝詞」意義的所在。

五、結語

如果要為日治時期臺灣竹枝詞的新變畫出一個起點，或許可以從施士洁的〈臺江新竹枝詞〉開始看起。〈臺江新竹枝詞〉雖不是寫臺灣，但詩人筆下的尋歡作樂，在在連結乙未世變之痛，尤其當施士洁自覺地以「新」作為一個標誌，正好說明在這位臺灣文人的眼中，豔情與遊戲就是「新竹枝詞」新之所以為新的一個重要特質。從日治時期臺灣竹枝詞的新變歷程來看，新竹枝詞的出現是香奩風潮之下的具體影響，這個影響在 1910 年櫟社的課題〈臺中竹枝詞〉也能看到。儘管〈臺中竹枝詞〉沒有主動賦予一個「新」字，也不是所有與會詩人都寫出帶有豔色趣味的竹枝詞，但還是能見到香奩體影響竹枝詞的痕跡，可見豔情與遊戲的滲透確實為臺灣竹枝詞開出新徑。

隨著竹枝詞從風土逐漸擴展到豔情與遊戲，甚至變成社交工具，能知日治時期的臺灣竹枝詞確實已經逸出清代臺灣竹枝詞的傳統。不管是施士洁的〈臺江新竹枝詞〉、櫟社〈臺中竹枝詞〉，還是楊仲佐贈與藝旦的竹枝詞，或是林幼春、黃水沛筆戰的「新竹枝辭」，乃至小報上的「竹枝雅調」，在在反映日治時期的臺灣竹枝詞的確有新的內容與功用出現。

細看《三六九小報》、《風月》、《風月報》刊登的漢詩，竹枝詞赫然在列，但這時的竹枝詞搭配雜誌的花叢小記、藝旦寫真等花柳報導，遊戲與豔情的性質更為濃厚，已是「新竹枝詞」。這類「竹枝雅調」的新竹枝詞，其豔色趣味雖與清代臺灣竹枝詞的風土質樸大異其趣，但臺灣新竹枝詞其實頗能呼應 1930 年代小報的現代性特質。臺灣新竹枝詞的特點，在於「小詩」的遊戲性質，看似不登大雅之堂，通篇的豔情、娛樂，不復清代臺灣竹枝詞的質樸本色，更沒有采詩觀風上溯風雅詩教的政治意涵，儼然處在非主流的文學邊緣上，但臺灣文人依舊強調詩外別有寄託，遊戲不忘抵抗。於是，日治時期臺灣竹枝詞的新變意義，便透過這樣非主流的姿態及含糊

不清的特徵，傳達反傳統、去中心、抵殖民的意義。至此，臺灣新竹枝詞的遊戲、通俗、娛樂、反諷，莫不是漢詩見證現代性的最佳說明。

【責任編校：林雅雯、黃璿璋】

徵引文獻

專著

- 〔漢〕毛亨 Mao Heng 傳，〔漢〕鄭玄 Zheng Xuan 箋，〔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毛詩注疏》*Maoshi zhushu*，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審定，〔清〕盧宣旬 Lu Xuanyun 校：《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97 年。
- 〔唐〕白居易 Bai Juyi 著，〔清〕汪立名 Wang Liming 編：《白香山詩集》*Bai Xiangshan shiji* 第 1 冊，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6 年。
- 〔唐〕柳宗元 Liu Zongyuan 著，尹占華 Yin Zhanhua、韓文奇 Han Wenqi 校注：《柳宗元集校注》*Liu Zongyuan ji jiaozhu* 第 10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年。
- 〔唐〕劉禹錫 Liu Yuxi：《劉賓客文集》*Liubinke wenji*，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6 年。
- 余育婷 Yu Yuting：《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Xiangxiang de xipu: qingdai taiwan gudianshige zhishilun de jiangou*，新北 New Taipei：稻鄉出版社 Daoxiang chubanshe，2012 年。
- 邱旭伶 Qiu Xuling：《臺灣藝姐風華》*Taiwan yida fenghua*，臺北 Taipei：玉山社 Yushanshe，2009 年。
- 施士洁 Shi Shijie：《後蘇龕合集》*Housukan heji*，南投 Nantou：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1993 年。
- 施懿琳 Shi Yilin 主編：《全臺詩》*Quantaishi* 第 5、12、25、27、30-32、35、48、51-52 冊，臺南 Tainan：臺灣文學館 Taiwan wenxueguan，2008-2014 年。
- 翁聖峰 Weng Shengfeng：《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Qingdai taiwan zhuzhici yanjiu*，臺北 Taipei：文津出版社 Wenjin chubanshe，1996 年。

連橫 Lian Heng：《雅堂文集》*Yatang wenji*，《連雅堂先生全集》*Lian Yatang xiansheng quanji*，南投 Nantou：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1992 年。

陳香 Chen Xiang：《臺灣竹枝詞選集》*Taiwan zhuzhici xuanj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 年。

龍文出版社編輯部 Longwen chubanshe bianjibu 編：《詩報——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1930-1944)》*Shibao: rizhishiqi taiwan chuantong wenxue dacheng(1930-1944)*第 16、17 冊：臺北 Taipei：龍文出版社 Longwen chubanshe，2007 年。

〔日〕河原功 Kawahara Isao 監修，風月俱樂部 Fengyue julebu、南方雜誌社 Nanfang zazhishe 編輯：《風月（第 1-44 期）》*Fengyue (di1-44qi)* 第 1 冊，臺北 Taipei：南天書局 Nantian shuju，2001 年。

——：《風月報》*Fengyuebao* 第 45-62、63-132 期，第 2、4、5、6 冊，臺北 Taipei：南天書局 Nantian shuju，2001 年。

三六九小報社 Sanliujiu xiaobaoshi 編：《三六九小報》*Sanliujiu xiaobao*，臺北 Taipei：成文出版社 Chengwen chubanshe，1991 年。

期刊論文

毛文芳 Mao Wenfang：〈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Qingyu, suoxie yu huixie: *Sanliujiu xiaobao de shuxie shijie*”，《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jikan* 第 46 期，2004 年 12 月。

向麗頻 Xiang Lipin：〈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探析〉“Shi Shijie “taijiang xin zhuzhici” tanxi”，《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Donghai daxue wenxueyuan xuebao* 第 44 卷，2003 年 7 月。

余美玲 Yu Meiling：〈海東進士施士洁的詩情與世情〉“Haidong jinshi Shi Shijie de shiqing yu shiqing”，《逢甲人文社會學報》*Fengjia renwen shehui xuebao* 第 1 期，2000 年 11 月。

余育婷 Yu Yuting：〈從擊鉢吟看清代臺灣香奩體的發展——以《詩畸》與《竹梅吟社詩鈔》為例〉“Cong jiboyin kan qingdai taiwan xianglianti de fazhan: yi *Shiji yu Zhumeiyinshu shichao weili*”，《北市大語文學報》*Beishida yuwen xuebao* 第 20 期，2019 年 6 月。

黃純青 Huang Chunqing :〈談竹枝〉“Tan zhuzhi”,《先發部隊》*Xianfa budui* 第 1 號, 1934 年 7 月。

賴和 Lai He :〈新竹枝歌〉“Xinzhuzhige”,《臺灣新文學》*Taiwan xin wenxue* 1 卷 6 號, 1936 年 7 月。

學位論文

施懿琳 Shi Yilin :《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Qingdai taiwanshi suo fanying de hanren shehui*,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guowen yanjiusuo boshi lunwen , 1991 年。

陳淑美 Chen Shumei :《施士洁及其《後蘇龕合集》研究》*Shi Shijie ji qi Housukan heji yanjiu*, 臺北 Taipei : 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專班碩士論文 Guoli zhengzhi daxue guowen jiaoxue shuoshi zhuanban shuoshi lunwen , 2007 年。

報紙文章

〈新竹枝〉“Xinzhuzhi”,《臺灣日日新報》*Taiwan ririxinbao* 第 4 版, 1924 年 12 月 29 日。

網站資料

國立臺灣文學館 Guoli taiwan wenxueguan :《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Zhihuixing quantaishi zhishiku*, 參見 : <http://140.133.9.113/>, 瀏覽日期 : 2020 年 11 月 27 日。